

國學6

美國人民的道路

——美共總書記但尼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三日至五日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美國人民的道路

——人民反對托拉斯

猶琴·但尼斯 著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美國人民的路

著者： 猶翠·但尼斯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八年四月出版

關於作者

本書作者猶罕·但尼斯，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在紐約所舉行的美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當選為共產黨總書記。祖籍愛爾蘭，入黨已廿年，自一九三六年以來，即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參加中央委員會工作之前，曾任美共威斯康星州黨委書記數年，任職期中因為具有政治分析家與組織者的巨大才能，使他參加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在他一九四六年七月當選為總書記之前，曾指導共產黨的政治行動和羣衆運動，並為美國馬列主義權威雜誌『政治事務』主編。曾著述許多小冊子，其中有『美國在十字路上一』，『美國當前問題』以及『和平還是戰爭』。

本書——人民反對托拉斯——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在紐約所舉行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所作政治報告全文。他在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的演說的摘要曾刊載於『政治事務』雜誌一九四七年一月號。

目 錄

一	一九四六年選舉的結果	(一)
二	選舉以後的瞻望	(一五)
三	統一行動以爭取人民綱領之實現	(二八)
四	走向一九四八年	(四九)
五	爭取和平的鬥爭	(五六)
六	反共誣嫌的威脅	(六四)
七	黨	(七〇)
	附：論美國資產階級與外交政策	(八三)
	羅斯特	(八三)

一一九四六年選舉的結果

此次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是一個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是為了要對十一月五日選舉中所發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作具體的檢討。我們當前也還有責任要清晰地估計一下這些選舉的後果，以及將來事變的進程。

首先，我們當前有一個有決定意義的任務，即要指出前進的道路，要幫助聚集和團結勞工及一般民主陣營，去應付反動派在十一月五日所贏得的重大政治鬥爭，並轉到反攻，以保衛和推進安全、民主與和平的事業。

x x x

x x x

x x x

十一月五日的國會選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我國國內生活中首次的選舉。

要是把我國的全國選舉與歐洲各國一連串的戰後選舉對照一下，那末自然呈顯了

一幅迥然不同的圖畫：一方面，在像法國、意大利、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國家裏有着民主勢力強大并具有決定性的勝利，以及左傾的趨向；另一方面，在美國，國會政黨的控制權卻向右轉，落在反動的共和黨手中。

以各種不同的情勢作對比的研究，只有從中去取得正確的結論，才是有用處的。經過一番研究而不是僅僅事實的羅列，才可為這迥然不同的情形求得某些顯著突出的原由。

選舉中的對比

首先，美帝國主義在這次戰爭之後已變成最強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了。一方面，在世界規模上，資本主義已在反軸心戰爭當中變得顯著地削弱和基礎虧損，而另一方面，美國資本主義卻增強了它的獨佔地位。當然，這種過程必須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基本矛盾同時加緊這一點聯系起來看。

在人民方面，民族解放勢力方面，歐洲大多數國家戰時廣泛的民族抵抗運動已使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在反法西斯共同鬥爭中，在一個新的政治關係中團結起來了。在這些羣衆運動的過程中，共產黨人已被羣衆承認為「特種類型的人」，為爭取進步、自由和民主之最前列的鬥士。可是，在美國，大體上是由於兩大洋海岸之間沒有

直接軍事鬥爭和人民抵抗運動，因此，在獲得反軸心的勝利中卻有着一個嚴重現象，即沒有一個包羅一切的，人民底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團結。

不僅如此，鑒於最近美國和歐洲的選舉，在各該共產黨的大小、地位和影響上也

有顯著的差異。我們的黨還是和歐洲許多兄弟黨的情形不一樣，現在還沒有達到成爲一個真正廣泛的、羣衆性的黨之力量 and 影響。

勞工的弱點

最後，作爲一個重大的區別點，還有那可咀咒的經濟主義，那「純粹和簡單的職工運動」。這些東西久已在美國勞工運動中成爲妨礙達到羣衆的階級覺悟，以及在進步的政治力量結合中達到質量上新的前進之重大障礙了。

這樣，我們的情勢就是：不僅有近十年來進步勞工運動的增長，而且最近美國勞工及其人民同盟者所作強有力和戰鬥性的經濟與政治鬥爭，都還沒有造成勞工獨立政治行動之最充分發展的結果。這樣，我們的情勢就是勞工還沒有形成一個它自己的、羣衆性的統一戰綫的黨，也沒有形成一個可以担任領導的、廣泛的、人民的、民主聯盟的黨。

在指出這些和其他的因素時，如果我們認爲歐洲大陸與美國選舉結果的對比即意

味着美國沒有或不曾有進步的東西的話，那末我們就不能對選舉後的情勢作一個現實主義的估量了。

共和黨的選舉勝利，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認為是勞工或普通人民方面主觀上一向「右轉」了。更深刻的估計當前情勢，就表現出在美國是在發生着一些進步的東西的，其中蘊藏着對反獨佔資本的和民主的勢力的將來之極大希望。

使勞工和進步勢力在政治舞台上洶湧向前的因素是存在的，這些因素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我將竭力在這一報告的範圍內就這些因素之中的若干因素加以檢討，並將概括敘述一下。爲了準備在正在成熟的決定性鬥爭中打敗獨佔資本的反動，求得一個人民的民主的勝利，應該做些什麼。

x x x

x x x

x x x

開始要問，事實是什麼，十一月選舉的實際結果是什麼呢？

且舉一件事，與第七十九屆國會（註一）對照來看。共和黨現在在衆院的代表權

註一 美國國會分參衆兩院，參院議員共九十六名（每州兩名），衆院議員四三五人（約每二十七萬六千人選一人）。

已從一八七增至二四九，在參院從三七增至五一，又他們在州政權的控制上也已從二三增至二五了。

顯然這意味着這羈佔反動的主要政黨——共和黨，這胡佛、杜威、范登堡和塔虎脫（註一）的黨已增加了他們在全國的選舉地位。它已自一九二八年以來首次在國會、在衆院和參院中得到確定的多數，而且它已獲得了準備一九四八年選舉之某些選舉上的有利條件。同樣，這意味着托拉斯現在將大膽地在國會內外加緊對人民的進攻了。

其次，民主黨，這大資本家的第二大黨，在這次選舉後已顯得處於一個大大削弱的地位。作爲一個全國性的黨，民主黨現在已降爲少數黨的地位，較之近二十年來任何時間要小些，弱些和影響少些。

在十一月五日投了票的約三千四百萬選票中（註二），共和黨得了約一千九百萬

註一

胡佛，美國反動頭子之一。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四年任煤礦工程師，並曾在開採煤礦供職。當時會說：「寧可多死一個中國工人，而不要多安一根礦柱。因爲安柱所費的錢，比埋葬一個工人的多得多」。猙獰面目，暴露無遺。二次大戰後因紐約海東—斯東銀行董事湯遜勾搭，歸國後即任糧食部長。一九二〇年又由湯介

紹加入共和黨，二八年在康根集團支持下任總統，任內一意爲財閥服務，如放過稅發商稅，增加零售商稅，削減所得稅，堅決反對退伍軍人津貼及以武力驅逐失業工人請願等。二次大戰中會與美駐波大使吉卜生合著「持久和平問題」一書，認爲美蘇不能共存。莫斯科會議後，更叫囂「馬上和平」。去春他曾以糧食特使資格，週遊歐亞，打算如何以糧食爲武器，絞殺民主勢力。我們對他在一次大戰中以糧食援助芬匈反動派鎮壓革命，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杜威爲紐約州長，亦反動頭子之一，專門以小恩小惠欺騙人民。而對國內外大問題則不敢提出正面的公開主張，近來在聯合國第二屆大會及第五次外長會議上活動的杜勒斯，即爲其外交顧問。

范登堡，美參院主席兼外委會主席，共和黨外交政策制訂者，反動頭子之一。

塔虎脫，美參院勞工教育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內政政策制訂者，現任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今夏美國國會通過之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即爲其所提出者。

註二 一九四二年美國有投票資格的選民達八千二百萬。憲法規定凡年滿廿一歲的公民，不論男女，皆有投票權，但各州實際上限制很多，如居住限制、投票測驗及入頭稅等，故真正有資格投票者爲數較八千二百萬少，黑人更不用說。

所謂「正常」的選票，而民主黨則僅得約一千五百萬票，換句話說，就一九四四年百分比與此次增加的有投票權居民的總數來算，減少了八百餘萬票。

關於民主黨的選票還需要指出下面一點。北部東部和西部諸州親羅斯福和親勞工的國會議員約有百分之五十落選了。不僅如此，該黨的北方機構——大體上由一向協力破壞羅斯福進步政策之天主教黨員佔統治地位——大半也失敗了並受到很大的挫折。

再其次，最近國會選舉的最顯著特點之一，便是：一方面右派勢力，包括某些最極端的反動派在內，固然增強了他們的選舉力量，可是另一方面，卻並沒有共和黨的壓倒勝利，也沒有大批選舉人向右轉，向反動方面轉的事情。

共和黨並沒有壓倒勝利

例如，一方面固然共和黨在國會中獲得了不少的進展，固然民主黨——保守派與自由派都在內——遭受了許多的挫敗，而另一方面，勞工進步勢力卻確也得以贏取了若干重要的，縱然是有限的選舉勝利。

這些勝利中，特出的是：衆議員麥肯托尼奧的顯著的勝利，參議員吉爾戈萊的連選連任，衆議員鮑威爾，普拉伊斯，霍里費爾德，密勒以及道格拉斯等之連選連任；參議員麥克格萊斯的當選；衆議員卡羅爾，布拉特尼克以及陶那許等的當選；美國勞

工黨在紐約得到四十二萬七千票這麽巨大的選票，以及密爾窩基衆院候選人鮑布羅維茲所得子人印象極深的選票。

這些勝利基本上都是在最尖銳的政治鬥爭中獲得的；是在和平、安全與民主等迫切問題上的鬥爭，以對反共份子舉行反擊或進行攻勢及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結成適度的包羅一切的進步勢力的團結——在許多場合往往從親羅斯福的民主黨人一直到共產黨人——而獲得的。

還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是除了黑人衆議員鮑威爾和陶遜外，還有許多黑人候選人在若干州議會中當選了，如在米蘇里州，威斯康星州，密執安州及紐約州等；還有在其他數十處的競選鬥爭中，黑人候選人——其中有許多是共產黨人——得票的比例突破黑人候選人空前的最高紀錄。

還應該特別指出，共產黨所獲的票數已普遍地相對地增高了，在有許多州裏——雖然不是在密執安州或印第安那州——較上次選舉增加一倍以上。很特出的是有兩位共產黨州選舉的候選人，紐約州的羅伯特·湯姆森和班傑明·戴維斯，共得了九萬餘票。儘管黨的競選運動受到顯然的限制，共產黨所獲的選票證明黨的影響增長了，證明我黨選舉政策及鬥爭綱領的健全，也證明了我黨對促進勞工與反法西斯團結及最廣泛地聯合一切反戰及反獨佔資本勢力的努力。

9

同樣明白的——如果不是更明白的話——表示這次選舉並非共和黨的『大勝』和『人民向右轉』的，乃是在選舉中所表現的數量上的力量對比關係。在全國說來，只須百分之六的選舉人的轉移就可以使選舉的勝利不屬於共和黨，同時在約七十名的國會議員的競選中，只要百分之一到三的選票的轉移就可以打敗共和黨候選人了。這件事實本身也表現了選舉的結果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是可以避免的。

大量放棄投票

不必把共和黨勝利的意義感到最低限度，事實很明白，大多數國會議員的競選並不是由壓倒多數的選票所決定的；並沒有大量選舉人傾向共和黨方面。事實上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中最驚人的事情乃是有八百萬以上的選民，其中大多數無疑的都是獨立的並且過去都是支持羅斯福的，在十一月五日沒有去投票。

這一點也絕不能模糊如次的事實，即與一九四四年對照起來，此次選舉中有二到三百萬的選民的確改變了他們的選票。但即令如此，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種改變決不是一致的或光是向右轉的。

審查主要工業中心及大多數州裏的選舉，表現出下述的情形：在選舉人當中，特別是產業工會聯合會（註一）工人中和在黑人中，有相當高的百分比放棄了投票；在如

華盛頓，加里福尼亞及威斯康星等州中，有相當比例數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鐵路工人投了共和黨的票；在哈倫和在芝加哥南部，黑人聚居的選區，縱令共和黨保持了它一九四四年的選票，民主黨的多數票數有所減少，但民主黨還是佔了先，而在聖路易和費城，共和黨則衝進了黑人選民中取得了絕對的選票；在如波士頓、昆斯（紐約市）和費城等地區中，共和黨在愛爾蘭天主教徒居民中增加了他們的選票；在有許多地區如西雅圖，相當數量的退伍軍人投了共和黨的票，而在但維爾、庇奧里亞（伊里諾斯州）和在紐約市第十八區，則大多數退伍軍人支持了進步的候選人；在中西部，東北部和在中部諸州以及太平洋沿岸，共和黨在鄉村區域增加了他們的選票；最後，應該指出，實際上在一切工業區中，共和黨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中與四四年選舉對比起來，從城市中產階級的選民中所獲得的選票增高了許多。

在很大一部分獨立的選舉人中——約為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一——顯而易見的冷淡與放棄投票，以及大都市的重要階層的選民中確實發生少數但有影響的選票轉移情事，要分析其中理由就需重新強調指出中央政治局於十一月七月初步聲明中以及後來

註一

產業會聯合工會成立於一九三五年，會員約五百六十餘萬人，是一個以產業為單位而組織的工會，有別於以行業為單位而組織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在內外政策上亦較勞工聯合會進步。主席為莫萊——美國鋼鐵工人工會主席。

在工人日報的社論與專文中所特別提出的幾點如下：

共和黨爲什麼會勝利

(A) 共和黨所以得到勝利，乃是因爲由於沒有一個廣泛的、獨立的民主聯合性的新的羣衆性黨派結合，選舉人在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無所抉擇。因此，鑒於人民對肉類與住宅缺乏以及生活費不斷增高之普遍的憤慨，又鑒於杜魯門政府不僅在國際問題領域中而且也在最迫切的國內問題上背叛人民、脆弱以及拖拖拉拉，大量的勞動人民就表現了他們對政府當局及其政黨之普遍的不滿，主要的用放棄投票或在某些場合投共和黨的票來表現這種情緒。

(B) 政府當局模稜兩可和投降的態度，它放棄羅斯福外交政策及內政綱領，它在中心問題上的軟弱無能，它防禦性的競選和普遍地脆弱的候選人，它向反共份子讓步並與其競相爲非作歹，這一切都幫助了共和黨和大托拉斯。因此，最反動的勢力就能奸猾地困擾和迷惑成百萬的選民，抓住羣衆在經濟上的不滿情緒，並充作共和黨競選中心口號的資本，那些口號是：『還不夠麼？請選共和黨』；『反對『混亂，共產主義和貪污腐化』』；『外交政策沒有問題，這是兩黨合作的和全國性的』。

(C) 美國勞工聯合會(註一)上層機構，在思想與方針上大體上是親共和黨和

反羅斯福的，這次給共和黨的勝利以很大的幫助。美國勞工聯合會以阻礙與癱瘓大都會、區選舉中美國勞工聯合會與產業工會聯合會的聯合行動；以響應和發揚共和黨的一切卑鄙的反共誣譏與反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污蔑與攻擊並以要求所謂「自由企業」及取消政府對工資和物價的一切管制，來幫助共和黨獲得勝利。

(D) 勞工與城市中產階級（不僅與農民）之間的聯系，傳統上是著名的薄弱的——這種薄弱的聯系已由戰後時期所發生的兩次持久的經濟罷工的風潮而更突出了，這些階層的人民在罷工期間面臨着日益增高的物價上升以及固定不變的新資與收入，這種薄弱的聯系勢必使很大一部分的自由職業者、薪水階層和職員們成爲共和黨奸謀的犧牲品，成爲反共誣譏和反勞工的犧牲品。

(E) 最後，選舉人中的倒退和向消極方面的轉變以及數百萬進步分子中顯著的冷淡，其原因部分地可以歸咎於勞工進步陣營中的樞紐部分（包括共產黨在內）某些嚴重的主觀上弱點和缺點。不僅芝加哥進步人士會議，而且華萊士關於對外政策問題的廣泛鬥爭都搞得太晚而無法予選舉的結果以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同樣也有許多左翼、勞工以及人民團體也是行動太遲緩而來不及進行動員，俾在選舉中打敗反動派。

註一 美國勞工聯合會於一八八一年成立。會員六百餘萬。主席爲格林。主要領導份子自爲反蘇反共的工人貴族，工會官僚。